

走过青春



● 玉兔



● 兔年吉祥



● 卯年大吉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

# 涝池救人

曹德新

我在宜川云岩曲村插队期间，果园旁边有一涝池，堰上降水被留存于此。  
一天，我去照看果园，随后在池边不远处休息。  
“不好了，严文淹被水淹死了！”正当我迷迷糊糊打盹时，池边孩子的惊叫声传入了我的耳朵。  
听到求救声，不会游泳的我

立即向涝池奔去。而且边跑边脱衣服，扔掉鞋袜。  
到了涝池边，向孩子们问清楚人掉进涝池的大概位置，就一头扎了进去。  
池水有一人多深。我左手捏住鼻子，右手在水中反复摸。没几下，我真摸着了那个掉入水中的人。  
我想把他举出水面，可因彼

此之间的动作配合不到位，导致我连喝了几口脏水。好在池水不深，距离岸边不远，我总算把落水者拖上了岸。  
上岸后，我把孩子的双腿放在岸边比较高的位置，让他脚高头低躺在地上。  
当时，他已经停止了呼吸。我蹲在他身边给他做心脏按压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小严吐出了脏水。  
幸亏抢救及时，只见落水者翻翻眼皮，人渐渐苏醒了过来。接着打滚，自己站了起来。  
这时候，家人闻讯赶来，向我致谢。  
我顿时特有成就感，因为我救活一条生命——一位八九岁的娃娃！

# 那年我到陕北插队

徐永群

(一)  
那年我来到陕北农村插队，整日与乡亲们进山干活。  
陕北高原褐黄色的土地，山与山连绵不断，上山的路都是人常年踩出来的。我们在山里平整土地，锄草间苗，整个队只有几十名劳力，一字排开集体作业，队伍在这光秃秃的山里显得很单薄。  
干了好一阵，队长发话让大家休息会儿。我也抓空去远处的山洼找那干枯的树枝，晚上收工捎回去，烧饭用。  
队里知青都走了，有当兵、上大学的，有进工厂当工人的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收工回家，面临的只是冷锅冷灶。  
我懒情地将锄头往墙角一扔，从水缸里倒出半盆水，然后点火烧柴，开始琢磨做什么饭。反正一个人也好糊弄，有口吃的就行了。  
我往锅里倒进一茶缸玉米粒，煮熟了就当晚饭吧。  
我拉着风箱，灶眼里通红，蹿起了火苗，窑洞里也开始暖和起来。

这时候，住在后沟的丑跑来了。丑又瘦又黑，还咧着一口大黄牙。大家都称他丑，他也不生气，乐呵呵地应着。  
丑兴冲冲地对我喊道：“快把火熄了，跟我回家吃饭。”  
“你不是去甘肃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啦！”  
“今天刚回来，晚上请你们吃顿饭。”  
“好事呀，我正愁做饭呢！”  
丑今天看起来很高兴，我也弄不清他摊上什么好事了，请客也应有个理由吧！  
我冲他屁股踹了一脚：“这娃咋这么高兴？看咧咧的！”  
丑笑了，还有点不好意思，红着脸说：“郑哥，我要娶媳妇了。”

(二)  
我到了他家，这是一孔比较破烂的土窑洞，窗户露着风，窑洞内光线很暗，炕席上铺着羊毛毡子，这是全家人的褥子。  
“小郑同志来了，快请炕上坐。”看到我后，丑他爹热情地张罗着。  
我这时候才看到炕上坐着几个人，他们吧嗒吧嗒吸着烟，我拨拉着那厚厚的烟雾，这才看清楚他们是队里的书记、队长和会计。他们见到我后，呵呵地笑着。何书记说道：“往里挤挤，给北京娃腾个地儿。”  
我笑了，对何书记吼道：“你比我大不了几岁，甭整日娃，娃的。”窑洞里的人都笑了。  
我巡视了一番，炕桌上开始摆菜了，咋还没有见到新娘子呢？  
“喂，让新娘子过来，让大家瞅瞅。”何书记敲着烟袋锅子，大

声喊道。  
窑内停止了风箱的声音。一位蹲在角落烧火的女子慢慢站了起来。我们这才看到，眼前正是丑的媳妇。  
“哎哟！丑咋领回这么漂亮的婆姨呀！”书记惊讶地说道。  
姑娘很腼腆，低头捻着衣角，在大家起哄吆喝中又抬起了头。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大家，满脸通红，又不知说什么好。  
书记皱眉头望着窑洞，丑家老少近十个人，难道都挤在这个大炕上？他突然作了个决定：“丑呀，我家还有个闲窑，过会儿大伙帮你收拾一下，就当你们的新房吧。”  
丑咧着嘴一个劲儿地傻笑，丑的爹娘不停地向书记致谢。书记呵呵笑道：“都是一个村的，不用客气了。来，大家喝酒吧，祝丑新婚快乐！”  
我们都端起了大碗，里面是滚烫的米酒。炕桌上摆着一大盆煮羊肉，还有煮好的土豆，主食是荞面饸饹。

(三)  
丑的媳妇婚后第二天就跟妇女们进山干活了，妇女们会提前两小时收工，她们回到家把晌午饭做好，然后专门有人到各家取饭，挑到山里送饭，男劳力中午就在山里休息，抓空儿砍些柴，下午继续干活。  
傍晚，丑来找我，说他婆姨想跟我认亲，还要磕头。我心中疑惑。等我来到丑家，只见丑媳妇嚷嚷地对我说：“你到公社给我们报户口，你应该知道我也姓郑，我们是本家呀！”  
我恍惚间明白了，这全大队几百口子，就我俩同姓。  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今天就认个妹子吧。”  
听了我的话，丑更高兴了：“好呀，今后你就是我的大舅哥了！”我笑笑，丑要是皇帝，我就是国舅爷了！

(四)  
丑的媳妇认我为干亲，引来村里人的议论纷纷。  
“这婆姨心很大，还寻个靠山。”  
“这死女子，是不是看上了北京娃。”  
议论归议论，老乡们见到我后还是非常热情。  
我也懒得听这些闲话，只是晚上在窑洞里摆弄收音机。大山里虽然信号很弱，可还是能断断续续听到广播。通过广播，我才知道国家正开九大，听播音员正念着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。  
我也很关心有关知青的政策，现在我们队只剩我一个知青了，不知将来的命运又在何方？  
我考虑太多了，睡不着觉

了。突然传来狗叫的声音，丑又像幽灵一样溜了进来。  
“这么晚了，咋又来烦我！”我吹熄了煤油灯，直接下逐客令。  
“别，我的大舅哥！”丑顺手擦亮了火柴点燃了灯对我讲：“我明天到矿区民工队干活，干好了还可以转正，进八一铁厂当工人。”  
“好事呀！”我立刻坐起来吩咐道：“丑，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干，争取转正！”  
我心里想怎么也得庆祝一番，于是翻身下地。可寻找一番也找不出啥好吃的。我从锅里掏出两块烤白薯，扔给丑一块，“来，你就当成这是烤鸭，哥请你赴宴了！”  
丑傻傻地笑着，还称赞道：“香，香，实在是香！”  
这时候，窑门又被打开。丑的媳妇又风风火火闯了进来：“我一猜你就跑到这里来了！这个丑存不住隔夜屁的屁，刚听到书记说的讯，就给俺哥报喜来了！”  
我笑笑，拍拍丑：“好兄弟，我祝你早日混出人样来！”  
“哎哟！丑，你怎么把烤白薯吃了？那是俺哥专门埋在灶眼里捂着热，是明天的早饭。你给吃了，俺哥又得挨饿。”丑媳妇又一阵咋呼。  
我哈哈大笑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灶眼里还埋着几个呢！”在陕北农村，挨饿是常事，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我都习以为常了！  
他们走了，丑媳妇转身对我喊道：“哥呀，我明早给你端一盆面条汤来，你出早工回来就不要做饭了。”  
我感到阵阵温暖。

(五)  
公社又开始了扫盲运动，我们知青都去当老师。我更累了，晚上收工回来还得备课，  
老乡们大部分都是用文盲，目不识丁。我只有使用小学一年级课本教大家。丑媳妇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前来听我讲课，使得每天晚上的教室里都坐满了人。  
每次轮到给大家讲课，望着讲台下黑鸦鸦的一片人，见大家都专心听讲，我也兴趣浓浓，一笔一划教大家练习大小多少几个字。  
在我当老师期间，不少老乡还额外提出要求，让我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。由于许多老乡只有小名，没有大名，我还负责给他们起名字。在此期间，我起了许多响亮的名字。这时候，我不禁又想起了丑。他都快熬成工人了，还没个像样的名字，改天我上工地给丑改个名，就叫建设吧！  
丑媳妇每天都能很认真地地完成作业，我见她学习积极性很高，又能带动大家，就任命她为班长。  
班长上任后，跑前跑后地张罗着，每晚还帮我收拾教室。

可是，那天锄麦时遇到了问题。大伙一通猛干，到1点30分，任务完成了三分之二。如果继续干下去，任务将提前完成。但剩下的时间不足以完成其他地块的工作，提前收工又不符合管理规定。  
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，队长采取了大队员马转移到其他地块继续作业，由我们三个北京娃承担剩余的活儿，完成任务的时限是明天晌午。  
虽然在学校时就批判过“三自一包”（自负盈亏、自由市场、自留地和包产到户），但当面临“包

活”的诱惑时，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谁都知道，今天辛苦些，锄完这些麦，明天上午就可以踏踏实实休息。这等好事，傻瓜才不干嘛呢！  
于是我们回村休整一番，下午4点再次开始劳动，终于在傍晚7时45分干完所有农活。  
第二天上午，当我赶驴驮水灌满窑洞里的水缸，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炕上时，又想起了队长给我们分配“包活”任务时笑呵呵的样子。  
莫非他是在变相照顾我们？我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一次，我问她：“你咋那么爱学习？”  
“我想给丑写封信。”她羞涩地说。  
“好呀，你继续努力，一定能办到。”我一再鼓励。  
“哥呀，你咋认这么多的字？”  
“我初中还没有毕业，认的字也不多。但我学会了查字典，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。”  
“那你教妹子查字典吧！”  
我答应了。并准备下次进城时候给这女子买本字典。  
(六)  
进入1971年，我的运气渐渐好了起来，父母都被从牛棚中放了出来，还恢复了公职。我也受到广大贫下农的推荐，准备去上大学。  
我办好了一系列手续，到八一铁厂找丑辞行。丑穿上工装神气多了，非要拉我到食堂吃饭。  
八一铁厂是北京包建的企业，招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北京知青。我见到许多熟人，有几位都同我一样，是北京西城长大的。  
“大舅哥，你来我厂工作吧，我跟厂长说说。”  
我笑笑，晃晃手里的招生录取通知单，告诉丑，我要去北京人民大学上学了！  
丑咧嘴大笑：“郑哥，你终于熬出来了！”我们打了一盆菜，买了五斤馍，回到丑的宿舍。  
和丑同宿舍的全是来自我们公社的人。听说我要上大学了，大家端着茶缸代酒敬我。这个厂离延安城50余里，附近也没有饭店，大家只好选择这个宿舍为我践行。  
晚上，我与丑挤到一张床上，跟他聊起了他的媳妇。丑的媳妇进步很大，被推选为妇女队长，好歹也算大队干部了。  
翌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悄悄起床，要赶到延安城长途汽车站。丑被惊醒了，执意要起来送我，我把他按住了。  
“到延安城往返就得一百多里地，你不要跑了，好好上班吧！将来混出个人样，到北京看我去！”  
当我坐的长途汽车缓缓驶出站台，驶入延安城。我看到路道上车水马龙，人流熙熙攘攘，繁忙的一天开始了！  
“哥呀，哥！”突然，我听到急促的声音。  
我回头一看，丑的媳妇正气喘吁吁地追赶着汽车。  
没想到这女子半夜起身，步行数十里山路，终于赶到延安城送我。我恳请司机将车停下。  
“这哪行，如果在马路中间停车，交警还不把我罚死。”司机不耐烦地说道。  
车越开越快，那个身影越来越小，直到看不见。

# 包活锄地的故事

王小雷

1969年，我们在宜川寿峰公社王家河村插队时，曾住在生产队长的隔壁。每当听到他用洪亮悠长的声音吆喝着“开工了”的时候，大伙就相跟着下地干活去。  
那时候，我们村89口人，530亩耕地。耕地有坡地、滩地、原地、梯田，分布在北梁、南梁、前河、河滩。由于地块大小不一、距离不一、作业难度不一，给派活人员带来不少麻烦。  
请看我当时的日记：  
8月18日 星期一  
8.18来了，光辉灿烂的8.18！

太阳的光辉照耀着大地，我们荷锄下地，锄着荞麦，很有一番感触。  
队长连歌都不歌，一直干到中午1时30分。随后，他把剩下的一大片地丢给我们三个。我们下午4点开始干活，终于在傍晚7时45分把活干完。  
(注：8.18指的是1966年8月18日，毛主席于这天第一次接见红卫兵。)  
干农活分为上午、下午两晌。我们理想中的完成状态是一晌或两晌完成一个地块的活，然后去干另一地块的活。

可是，那天锄麦时遇到了问题。大伙一通猛干，到1点30分，任务完成了三分之二。如果继续干下去，任务将提前完成。但剩下的时间不足以完成其他地块的工作，提前收工又不符合管理规定。  
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，队长采取了大队员马转移到其他地块继续作业，由我们三个北京娃承担剩余的活儿，完成任务的时限是明天晌午。  
虽然在学校时就批判过“三自一包”（自负盈亏、自由市场、自留地和包产到户），但当面临“包

活”的诱惑时，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谁都知道，今天辛苦些，锄完这些麦，明天上午就可以踏踏实实休息。这等好事，傻瓜才不干嘛呢！  
于是我们回村休整一番，下午4点再次开始劳动，终于在傍晚7时45分干完所有农活。  
第二天上午，当我赶驴驮水灌满窑洞里的水缸，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炕上时，又想起了队长给我们分配“包活”任务时笑呵呵的样子。  
莫非他是在变相照顾我们？我似乎明白了什么。